

# 從部落社會變遷探討 原住民學童午餐的社會問題

集落社会の変遷から原住民学童昼食の社会問題を考える  
Exploring the Social Issues on the Lunch of Aboriginal School Children through  
the Changes of the Society of Aboriginal Communities

文・圖 | 劉焜錫 (台東大學理工學院院長、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總幹事)

**當**心靈高尚的部落社會遇到人性退化的侵略國家時，第一代原住民光榮面對，第二代被征服統治，第三代被馴化殖民，第四代喝醉酒，第五代吃不飽，第六代忘了我是誰，第七代族群記憶消失，三字經罵出口……這話說來武斷，時間座標也不全是這個樣，但當成警惕，也沒什麼不好吧！

## 正視部落社會被解離的問題

十九世紀末的第一代原住民還是傳統領域裡自信自足的主人，世界以部落為中心，生在部落，長在部落，靈魂留在傳統領域。二十世紀初葉部落被日本人征服統治後，原住民聲音出不來，一切「日本第一」，以愛與合作分享為基礎的部落孩子集體成長系統被迫中斷，男子會所被禁止，取而代之的是

學校成為製造國家臣民的工廠。學校生產的良質品成為順服的次等國民，可當警察、公務員、老師、醫生，幫統治者統治原住民；不良品則過著勞碌的生活，喝喝便宜的米酒，成為被看不起的人，成為酗米酒的爸爸媽媽。社會不從原住民社會的變遷歷史看問



射馬干部落在台東大學小米播種前的檳榔祈福祭儀。

何不深層地認識原住民今日處境？體認原住民資源被國家侵佔，部落社會被政府、學校、社會解離的事實，不妨以多元文化的觀念，回歸部落文化看原住民的社會問題！



射馬干aiyawan (頭目) 哈古先生以檳榔為小米田祈福。

題，喜歡用施捨救濟的心態處理當前的問題，「好可憐喔，連飯都沒得吃，他們的父母怎麼不負責任？」有些財團甚至為了改善形象，找原住民來拍「被救濟」的廣告，消費原住民的悲慘命運。

何不深層一點地認識原住民今日處境？如果我們體認原住民資源被國家侵佔，部落社會被政府、學校、社會解離的事實，我們不妨以多元文化的觀念，回歸部落文化看原住民的社會問題！

### 達魯瑪克部落混植農耕的歲時祭儀

農事	陽曆對照	意義
kararabia	約十一月	砍樹之意。茅草出穗後開始。一塊新開地有很多樹，要先砍倒曬乾焚燒後，才能整地。
karatogoso	約十二、一月	堆疊與整地之意。先將砍下的樹和草rawbo (焚燒)，焚燒沒完的枝幹要堆疊 (togoso) 起來，使田園看起來清爽整齊。
Karaea'a	一、二月	灑播種子 (ea'e) 之意。整地後約半個月左右才能播種。播種前要先除草。如此，作物播種後就沒有競爭的草，以後大約只要除一次草。灑播有buceng (小米) 和agay (旱稻)。埋種子叫odroli，玉米、樹豆、豆類、瓜類如此。扦插地瓜藤叫lawborasi。種完這些物種後，再找時間慢慢種些ba'e黎與tay芋，這些作物較早熟，可在小米成熟前即有食物可吃。
karalromolra	約四、五月	Iramolre是除草之意。舉行maisahoru班輪流去各家戶除草。除草後，也有康樂活動。之後小米出穗，開始要dradraw (趕鳥)，主要請老人去做。
karabucenga	約六月	是收割小米的季節，小米在山上曬乾 (avay) 不能拿回家，要經過拜拜後統一時間搬下來，下山再拜一次後進倉 (sekete)。
karalisia	約七月	整個的儀式統稱，其中有kararodrona是較大儀式，已經拜完可以吃abai的時候稱rodron。豐年祭過後開始輕鬆。
rodonga	八月	把小米的莖拔掉，好讓土裡面的地瓜伸展長大。
Karaborasi	九月	地瓜節之意，borasi 是地瓜。收地瓜並吃地瓜。
Karakaledanga	十、十一月	樹豆節之意，kaledang是樹豆。



射馬干部落長老在屬於傳統領域的台東大學校區裡，重溫三、四十年前播種小米的經驗。

### 部落社會沒有飢民

以台東近郊山區的達魯瑪克部落為例，以前的部落社會從無飢民，更不可能有孩子沒飯吃。因為除了家家戶戶都生產農作物外，還有公糧。各種作物收成，尤其是小米，總會送一部份給頭目家族保管，頭目家族也有耕種，因此這些被保管的小米就成為公糧，因此「鰥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」是部落最起碼的社會福利。達魯瑪克部落在悠久的千百年口傳歷史中，雖有餓肚皮的小孩變成貓頭鷹的神話，但這警世故事並沒有

發生在傳統部落社會的現實生活裡。孩子沒有父母養育，也有祖父母、姑、姨、叔、伯、兄姊可以幫上忙，更有整體的部落照護系統。

達魯瑪克部落以小米為核心作物，但與小米混合種植的農作物有芋頭、地瓜、高樑、玉米、藜、南瓜、絲瓜、樹豆、肉豆等。大概在十一月選地，然後注意夢境與心情，吉祥的話，就砍樹開墾，砍除大部分的樹，樹幹、樹枝整理好做薪材，留幾棵大樹，清除枝葉，使不遮蔭。待兩、三週後，

達魯瑪克部落在悠久的千百年口傳歷史中，雖有餓肚皮的小孩變成貓頭鷹的神話，但這警世故事並沒有發生在傳統部落社會的現實生活裡，因為部落具有整體的照護系統。

木材和草都乾了，再予以焚燒。一月份左右，要疊石頭成圓錐狀。不久播種小米、藜、高粱，埋下玉米、樹豆的種子，插條地瓜藤，而南瓜、芋頭則喜歡種在石堆旁，肉豆、絲瓜種在大樹下，以後可爬樹生長。就這樣，三、四月除草，五月收玉米、六月收小米、高粱和藜，八月閒暇收南瓜，九月收地瓜、芋頭，十月、十一月收樹豆。冷涼的山腰可依地種約三次，不必換地方；不像平地一年後就要換耕地，否則得施肥。

### 部落社會緩慢重建

可是，現在的原住民社會真有孩童吃不飽的問題。從部落文化而言，這問題很簡單，只要這些小孩和其父母肯墾肯種就可解決溫飽問題。但是小孩上網咖玩遊戲，成人上卡拉OK唱歌喝酒；大家有錢喝酒、上網咖，就是沒錢繳營養午餐。

小孩愛玩是天性，酒是禮神盛品，自古以來也是招待別人和自己的好東西。一時之間，小孩面臨的營養午餐問題似乎無解。但長遠來看，如果部落有集體意識，大家多少會有部落公民的行動，積少成多，慢慢滾雪球，終有一天，也許一年，也許十年，也許一世代、二世代，我們終會看到部落社會的重建，營養問題將不是問題。

部落社會重建難免遇到內鬥問題，因為爭權奪利也是人性，有為的父母能導引孩子互愛互助而非競爭互害，而整個部落社會裡的人際關係與家族關係也是合作遠大於競爭，否則不待其他部落攻伐，自己早就分崩離析了。以達魯瑪克部落而言，從1995年社區總體營造而開啟的部落重建運動，一開始也是內部競爭現象，但經過歲月磨練，大家在部落的大屋頂下，很多居民已從資本主義的個體戶心態漸漸回歸部落主義的思考。



放火前做出防火線。



從上坡往下燒的開墾文化。

如果您無法理解部落社會的邏輯，也請不要以狹隘的主流社會邏輯看天下。所以，國家真的有心，就協助原住民重建部落，讓部落來處理學童的營養問題。

2002年十一月回舊部落重建男子會所，2006年十月重建的頭目家屋落成，2007年二月回到在舊部落重拾小米歲時祭儀，2007年九月重建祖靈屋，回復山林奔跑比賽vugas，2008年五月常民石板家屋入厝，十一月舊部落入口的守護神重新站立，整個重建運動已有小成就。

### 促進部落解決孩童營養問題

原本自給自足的部落被國家統治之後，幫忙農業生產與家事的兒童被「當局」帶去

學校上課，演變到現在，父母把孩子送到學校當成「理所當然」。歸根究底，是國家當局把孩子帶去學校的，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的孩子在學校沒午餐吃，是學校、社會、國家的問題，不是部落的問題。如果您無法理解這種部落社會的邏輯，也請不要以狹隘的主流社會邏輯看天下。所以，國家真的有心，就協助原住民重建部落，讓部落來處理學童的營養問題。

如果，國家無心，部落不願意馬蘭化、知本化、南王化而逐漸喪失土地與族群記憶



台東大學學生與射馬干部落爺爺們一起播種後合影留念。

的話，請部落居民無論如何要自己站起來，重建部落；尤其是領薪水的軍公教警人員，不要自掃門前雪。小米歲時祭儀原本就是原住民部落社會的主要時間軸線，沒收成小米也辦小米收穫祭，不覺得奇怪嗎？相信讓大家一起體驗小米文化，可以作為部落重建的切入點。達魯瑪克部落在2007年二月播完小米後，僅有小小收成，算是重溫經驗，還談不上經濟用途。2009年又開始一次，但發芽率不高，只有玉米和地瓜成長，大家還是很期待。隔壁射馬干部落在2008年也曾想恢復小米歲時祭儀，但可惜有播種沒發芽。台東大學知本校區是射馬干部落的傳統領域，筆者開一門「體驗原住民生態文化」的課程，在宿舍與人文學院大樓間約二百公尺長的小路闢一條「射馬干部落小米文化走廊」，請長老在校園裡帶同學播種，練習三十年沒做的小米耕作，光是找種苗就大費周章。目前已順利發芽，預定六月收成。

太麻里鄉拉勞蘭部落有戴明雄牧師十多年的加持，在九十四年以小米文化園區為主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，第一年就豐收滿滿，第二年就釀小米酒創造在地經濟，現在已算是地方特產，真有達到「養人」的成效。部落體質健康，有族人建立組織長期關心部落發展，學童就沒有營養午餐的社會問題。從悠久的部落歷史來看，希望孩子沒有午餐的問題不再是部落的笑話，這是十九世紀的原住民祖先所難以想像的。◆



結穗飽滿的小米園。



達魯瑪克部落小米文化園區：第二次除草。



達魯瑪克部落小米文化園區：慰天慰地，好兄弟。